

稱丈夫者兔也稱東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脇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三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麌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城陽公仲者孤也亥日稱人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物則不能爲害又熒惑火精生朱鳥辰星水精生玄武歲星木精生青龍太白金精生白虎鎮星土精生乘黃抱朴子曰山川石木井竈河池酒皆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爲物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神精有神精則賞善而罰惡但其躰大綱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漆五

櫛 阻瑟 啟五 高謫涉華 淚 湯計喙反角轍禹
反 訴立物 豚 徒昆 嘘土郎 輞於昆 鳥音長
反 反 反

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漆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著玄惲撰

思慎篇第四十四此有五部 儉約篇第四十五

述意部 慎用部 慎禍部 慎境部

慎過部 述意部第一

天思慎防過無患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誠始慎終是君子之鹽梅敬初護末是養生之要趣庶悟因緣之興起鑒生滅之非常識苦空之無我照平等之妙門而存其理棄其迹誠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順物之道也慎用部第二 修行道地經云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爲輔臣王欲試之欲知

何如以重罪加之勑告。呂吏盛滿鉢油而使擊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問。余時群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擊之甚大愁憂。縱有車馬觀者填道。若見是非而不轉移。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左右視。縱有合國觀者擾攘其人心。端不見衆庶。縱有玉女國地無雙歌舞相逼。見者皆喜其人一心擊鉢志不動轉亦不觀。察妄起片心。專精擊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巧便而安庠。其僻最巧妙。一切人貪樂。辭如魔之后。能動離欲者。何況於凡人。來往其人邊。擊鉢心不傾。

縱有象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展轉相呼教言避火莫隨坑塹官兵悉來一時救火其人一心擊鉢一滴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風亂起折樹塵飛掣電礮礮禽獸墮落人畜驚喚專心念油其人不聞余時擊油至彼園

觀一滴不墮諸目啓王具陳斯事。王聞嗟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万事其王歡喜立爲大臣行道行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惄怒癡來擾亂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如人擊油鉢不動無所棄。妙惠意如海。專心擊油器。若人欲學道。執心當如是。意懷諸德明。若干之色欲。而興於怒癡。皆除一切瑕。有志不放逸。寂滅而自制。人身有疾病。醫藥以除之。心疾亦如是。四意止消之。又大集經濟龍品云。余時衆中有一盲龍。名曰頗羅機梨。奢舉聲大哭。作如是言。大聖世卷四十六
尊願救濟我。願救濟我。我今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爲種種諸虫之所唼。食居熱水中無時暫樂。佛言梨奢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爲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廣貪眷屬弟子衆多名聲。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尚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

持戒人反加說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生中願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歟汝身惡業因緣得此盲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融赤銅地獄之中常爲諸虫之所食噉龍聲此語憂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懺悔

願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十六億諸餓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惡道以餘報故生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余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手掬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焰乘已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已驚怖懊惱啼泣雨淚佛教立大誓願已燄火皆滅乃至八過以手捧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弥勒佛時當得人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心自念

朱四十六

三

過業於佛法中或爲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花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言我曾喫歟四方衆僧花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喫噉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訊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隨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後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

時彼衆中有盲龍女口中牴爛滿諸雜虫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臊臭難看種種敢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爲蚕蟻諸惡毒蠅之所唼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爾時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聞言殊何緣故得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爲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日夜剎那不停爲我往昔九十一劫於毘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受三惡道受諸燒煮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爾時世尊說實語已即以少水瀉龍口中火及虫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犁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百聽待穀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

朱四十六

不可得者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果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爲種種諸虫食噉膿血流溢飢渴苦惱又彼比丘以瞋忿心惡業緣故死便即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喰於我血熱氣觸身不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龍爾時世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往昔於飢饉世爾時願作大身衆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虫名曰不瞋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爲飲食可得不飢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真實諦信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即出時此二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

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牀蓐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湏私自費用或持外出乞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報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朱四十六}歸三寶已乃可得往於冷水中如

是三稱三寶身即安隱得入水中余時世尊即爲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所有信心捨施物

寧吞大赤熱鐵丸

所有衆僧飲食具

寧以大火若湏彌

其有在家諸俗人

寧以利刀自脣膾

其有在家諸俗人

寧以自身投於彼

其有在家俗人輩

寧以大熱尖鐵錐

其有在家俗人等

寧以勝利好刀砧

勿於出家清淨人

寧以自手挑兩眼

其有習行善法者

寧以熱鐵鎔其身

不應瞋忿心妬嫉

寧飲灰汁鹹鹵水

不應懷貪毒惡心

而使口中光燄出

不應於外私自由

以手捉持而自食

不應輒食施僧食

身體皮膜而自噉

不應取受僧雜食

滿室大火猛焰中

不應坐卧僧牀席

拳手搘持便熑爛

不應私自於僧物

而自齋切其身肉

發起一念瞋恚心

捐棄投之擲於地

不應懷忿瞋心視

東西起動行坐卧

而著衆僧淨施衣

熱沸爍口猶如火

服食衆僧淨施藥

解脫深信三寶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

衆等亦於三寶起歸敬心

又大集經云或

作比丘所作種種資生之具皆是信心檀越

所施而是衆生或自食噉或與他人或共衆

人益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墮三惡道

久受勤苦復有衆生貧窮下賤不得自在是

故出家望得富饒解脫安樂既出家已懈怠
嬾惰不讀誦經禪慧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
事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善法讀誦經典
坐禪智慧不捨湏臾以是因緣感諸四輩種
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自私食或復
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久處惡道出已還

卷六朱四十六六

入如是愚瞋不見當來果報輕重我今戒勑
沙門弟子念法住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真
法行人倚衆僧故受他信施物或餅或菜或
果或華但是衆僧所食之物不得輒與一切
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別衆而食又亦不
得以衆僧物貯積興生種種販賣云有利益
招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貴收賤與世爭利又
亦不得爲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衆生墮三
惡道應須勸引安善法中令比丘衆真信三
寶攝諸衆生乃至父母令得安隱置三解脫
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雜物等持
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以是因緣命終

已後皆墮阿鼻地獄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
時婆伽羅龍王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
所受樂報猶如諸天或有受樂如人有如餓
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受大辛苦說是語已
時婆伽羅大龍王子名青蓮華面前白佛言
世尊我何惡業罪因緣故來生龍中身大端
正所有色觸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赤體
而行如我父王受樂最勝如轉輪王果報不
異佛言華面當爲汝說乃徃過去三十一劫
有佛世尊名曰戶棄時彼世中有王名曰裴
多富沙彼富沙王於三月中供養彼佛并及
無量百千四沙門果大菩薩衆以種種衣服
飲食湯藥而供給之至心聽法已即發菩提
心并爲造寺種種供養彼王第一太子名裴
多婆樹帝見佛聞法於流轉中生大怖畏從
父王邊願求出家王報任意既出家已又白
父言我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隨時尸棄佛衆
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飲食彼富沙子裴多

七朱四十六

樹帝妬嫉心生恒瞋罵之時彼僧衆被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生歡喜心即自念言彼去者好我大安隱恣用寺內衣服飲食有餘人來即不聽住由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經無量千万那由他歲受諸火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量受大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生餓鬼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苦佛言華面彼婆樹帝者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也乃徃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獄餓鬼畜生輪轉受苦經是三一大劫中備受衆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來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已大聲啼哭舉身自投四支布地禮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佛懺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誠入於骨髓歸依佛法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者得盡彼業此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於彌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慎過部第三

如舊雜辭喻經云昔有一

國五穀熟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人無憂惱王問群臣我聞天下有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王便使一日至於隣國求覓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鎧繫縛賣之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

目曰賣不答曰賣問索幾錢答曰千万問曰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臣便家家發求覓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之處患毒無憊臣白王曰雖得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棄棄之未審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熬刑硬不

朱四六

八

入斫則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身赤如火便走出去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飢餓困苦坐由耽樂買禍所致苦也此喻女色欲火所燒男女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慎境部第四

如正法念

則離諸過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處不入酒肆不近沽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好鬭

人不近陰惡懷毒人不近無恒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小兒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輕躁人不近不護口人不近貪人不近販賣欺誑人不近巧僞市道世所惡賤人不近掘河池人不近黃門女人同路一步不近調象人不近魁臍人不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比丘當畏惡名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之地而說

頌曰

若人近不善 則爲不善人
是故應離惡 莫行不善業
數數相親近 道故同其行
一切人求善 當近於善人
善則非苦因 近善增功德
功德及惡相 今如是略說
若近於善人

則得善名稱 若近不善人 令人速輕議常應親善人 遠離於惡友 以近善人故能捨諸惡業 慎過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尔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著火中與火同色盛著劫具綿中云何比丘當速然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減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念入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猫狸飢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被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猫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着

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減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又雜阿含經云余時世尊告諸比丘辭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修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損減不增善法如彼木杵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出于心身口唱言其惡以加衆生衆生被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或現世獲或身終後魂靈昇天即下報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魁賊皆由宿命非空生也佛說偈言心爲法心心尊心中使心悲愚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車轍平微心爲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樂自追心影隨形

添

朱四十六

十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人不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善心苦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他過故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得道如是衆生難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知彼或自傷害籌量衆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告阿難若人籌量於他即自傷身如偈說曰有瓶蓋亦空無蓋亦復空有瓶蓋亦滿無蓋亦復滿當知諸世間有此四種人威儀及功德有無亦如是若非一切智何能籌量人寧以見威儀而便知其德正知有善心名爲賢人相但見外威儀何由知其內若以外量內而生輕賤心敗身及善根命終墮惡道外詐現威儀遊行於賢善但有口言說如雷而無雨是故經云勿輕未學敬學如佛唯有智慧可破煩惱若稱量者則爲自傷唯佛智慧乃能

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心 又舊雜辭喻經云昔有鼈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時有大鶴來住其邊鼈從求哀乞相濟度鶴啄喻之飛過都邑鼈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鶴便應之口開鼈墮人得屠食夫人愚朱四十六

十一

頑不謹口舌其辭如是 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爲四一者年盛力壯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淫佚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辟如老鶴守此空池永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畫夜憒墮 老不止淫 有財不施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爲自侵欺咄嗟老至色變作耄少時如意老見蹈踐不修梵行又不富貴老如白鶴守伺空池既不守戒又不捨財老羸氣竭思欲何逮老如秋葉行穢

繙縷命疾脫至不用後悔 頌曰
思慎始終務存正已口無二言 心無妄起
少欲知足忘懷彼此 戰戰兢兢誠昂憂喜
感應緣畧引九驗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晉義興人姓周
晉淮南胡篋回 宋豫章胡底之

宋泰始中張乙 宋襄城李願

周宣帝文贊 唐親衛高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遇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湏吏吏還式首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季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恠之隣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柰何吾求

朱四十六

十一

不見連相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柰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古此一驗搜神記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戲曰

連綿葛上藤 一緩復一絇 汝欲知我姓
姓陳名阿登 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
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
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
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
日欲暮見年少女子采衣甚端正女云我一
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
耳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
家甚貧陋爲詳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
張姑子女應曰諾詳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
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鷄鳴詳去二情相

戀女以紫巾贈詳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瀑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覩不見昨處但有一塚耳 晉義興

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率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

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然大作食向至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旣上馬看昨所宿處正見一新冢冢口有馬跡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

臨賀太守古此三驗出搜神記

晉淮南胡茂回此

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湏臾頃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逆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伺望沙門皆有怖

懼湏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
佛遂精誠奉佛古此一驗云
在之當爲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廨
中便有鬼惟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
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着木屐聲
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
悉得時病空中語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
者皆着而語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竟
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着道人及經卷而已
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內皆青黓而不甚
痛庇之有一老嫗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
迎祭酒上章施符駁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
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承解火頻四發狼狽
澆沃並得時死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爲
吃噬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戶庇之間誰也
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二更
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我
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

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
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
作御史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
侵是沈公所爲此廨本是沈宅來看宅聊復
語擲狡猾忽君攘却太過乃至罵詈令婢使
無礼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徹天
朱昌六

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
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
不湏興惡鬼當相困庇之請諸尼讀經仍齋
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承見
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
正覺習經持戒則群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
白也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瘻痛不歇
人教之燒死人骨末以傅之崔同房小兒登
山巔取一髑髏燒以傅瘻其夜戶內有鑪火
燒此小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
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
喚曰張乙燒耳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

得燒之按頭良父髮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釀之無復灾異也右二驗出述異記宋襄城李頤其父爲人不信媛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旣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所嫌也語訖如廁湏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橫研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李殺持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頤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右一驗出續搜神記周宣帝宇文贇在東宮時武帝訓篤甚嚴恒使官者戒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匿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常陳太

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顧見脾上杖癩乃問戒慎所在慎于時已出爲郡遂勑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所爲成慎何罪勃逆之餘濫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輒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愆罪左皇后下有一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奏朔謂其所思憶便勑對前考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次打項一下帝又項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日早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掃刷之

朱四

十五

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牀並曲牢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卧之牀獨是直脚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戒慎死僅二十許日右此一驗云真祥記齊京師靈相寺有釋惠豫黃龍

人來遊京師止靈相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咸否人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尅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穎之玄孫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叅選日年還家舍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內逢兩騎馬遂後既出城已

朱四十六十六

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怕

急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既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即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兩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絕落馬暴死不覺既至大街要路踟躕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瞋守街人何因聚衆守街人具述迢遙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喚家人舉向舍至明始蘇便語家內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房內食常住僧果子宜吞四百顆熱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盡或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惺了之時復有諸鬼取來法眼復共鬼鬪相趨力屈不如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閉縮身體燋捲變爲紅色吞盡乃蘇蘇已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說僧過

惡汝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犁耕舌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復死至地獄中復受鐵犁耕舌自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却舌根獄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銚其舌將入鑊湯煮之煮復不爛王復惄問所由法眼啓王云臣曾讀法華經王初不信令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來其人見在蘇惺如舊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檀忍不虧誠誠無捲京城道俗共知下煩引證

儉約篇第四十五此輔

朱四十六

十七

述意部第一夫謬之於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聞之髣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如行所以研機適理寔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寧有不窮之應是以一毫一粒而竟濟四生一念一彈常資六度斯則功超半息發弥來際

抱素儉約而亦德逾高範也引證部第二如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波少欲喜足具杜多行舊云頭陀薄矩羅少病節儉具淨戒行此二何別答尊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鹿若妙隨次第食無所簡別猶如良馬隨得而食尊者薄矩羅所得飲食或鹿或妙簡去妙者而食鹿者如契經說有四聖種一依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三依隨所得卧具喜足聖種四依隨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又中阿含經云尔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爲說之我

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曾趣欲想我持糞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線囊乃至一縷我乞食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受居士請亦未曾超越乞食未曾

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
含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入比丘尼坊中未
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
語未曾畜沙弥未曾憶爲白衣說法乃至四
句偈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頑頭痛者未曾憶
服藥乃至一片訶梨勒我結跏趺坐於八十
年未曾倚壁倚樹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
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者薄拘羅未
曾有法 又僧祇律云達臘伽羅漢深自慶
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鹿隨衆等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又舊雜記喻經云昔有比
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猕猴見
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猕猴得食
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
忘不留猕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

樹裂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猕猴即死餘數
猕猴並來共肇死猕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
必有所以推問其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
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留餘以施蠻動
不得盡之 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往去
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余時龍王
日從水出以身七巾圍繞仙人舒頭在上下
向敬視仙人仙人遊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
日來恭敬弟子怖畏即大羸瘦我於余時行
菩薩道遊行恒水邊見其如此即故問意具
答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龍耶答言
余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答言有摩尼
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
是語我今須汝咽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余
時仙人弟子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
龍聞乞珠不前不却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
復為龍王說偈言

咽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朱四十六

方

龍王今須汝

龍即以偈答言 我一切所湏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來 如火急暴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逾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
給諸窮乏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余時彼王爲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答言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答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捐有以補無 何爲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言 賢人不言乞

是謂爲大人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牛羊一
頭及餘千牛而施與之 頌曰

六情無福志 四攝啓幽心 儉約避人物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來 如火急暴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惊怖逾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
給諸窮乏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余時彼王爲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答言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答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捐有以補無 何爲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言 賢人不言乞

偃息慕山林 曲嶠停騎響 交枝落悽陰
池臺聚凍雪 簪襦參歸禽 石來無新故
峯形詎古今 大車何杳杳 奔馬送駿駿
何以修六念 虛誠在一音 未況慈舟寶
徒勞杼海深 感應緣畧引二驗

晉單道開 唐杜智措

朱四十六

三十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万言絕穀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卧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追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弥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勑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

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繚祠中後徙臨漳沼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詢都不答

迺爲說偈云 我矜一切苦 出家爲利世
利出須學明 學明能斷惡 山遠糧粒難
作斯斷食計 非是求仙侶 幸勿相傳說

佛箇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襄若去者當有大
灾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
子姪相煞鄴都大亂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
鄴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
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弟子以屍置
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比
間聞開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
迺遙心敬挹及後沒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
仰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贊曰

肅哉善人 飄然絕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暉曜 高步是臻 餐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類

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
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
群正當蟬蛻耳迺爲贊曰

物慾招奇 德不孤立 遠遼幽人 望巖凱入
飄飄靈仙 兹焉遊集 遺屣在林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

二十一

出梁高僧傳錄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揩少好釋典

不仕不娶被僧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爲
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遇患垂死以袈裟
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十人屢來
相擾智揩端然不動群女漸相逼斥並云舉
將擲置北澗裏遂摠近前同時執捉有攬着
袈裟者遂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爲造阿彌
陀佛并誦觀音菩薩三十餘遍少間遂覺體

出冥報拾遺錄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漆六

唼子 盖錐鋗剖 普久頤音 邱部悲贊烏云

組

胡宮反 懈徒旦媯鳥句 叱_薩逸進_{博孟}黠鳥
滅狼盧當狽補每沃烏谷吃居乙噲力斬醜
際張芮反 翳胡得暉音刷所刮感則郎腳音遲
躡_直株逗豆遛_音驅_側鳩駿七林_反紛_丑林
泓_反烏宏携子峻_反捨古快鑠_{書藥}

當院比丘清滿書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漆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學玄憚撰

懲過篇第四十六_{此有二部}和順篇第四十七

述意部第一 夫形骸多患理湏嚴誠根識
昏沉宣恒警榮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
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為患本無身則
患滅故禮無不敬懼不可長若縱懼高彌增
惰慢徒施攻擊無柰患憂口是刀斧之門禍
累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興斯
三業弥招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
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意為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

懷祿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
知然若瞽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靡
惡不為故成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第二 姑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
戾不信惡馬難調撫膺多愧常以自箴庶有
聞諭致序心曲今欲減其言而整其身者未
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
無事不辦辭如金山窟狐兔所不敢停淳淵
澄海蛙龜所不肯宿故知潔其心而淨其意
者則三塗報息四德常蒲防意如城守口如
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
斯矣既榮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
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衆生受胎之時備
盡艱難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
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輒觸如住刀
山風激冷觸如似寒冰當余之時生為實苦
又涅槃經云辟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